

刘振瀛 编著

日本

文学史话

商务印书馆



RÌ BĒN WÉN XUÉ SHǐ HUÀ

日本文学史话

刘振瀛 编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振兴华联营印刷厂印刷

ISBN 7-100-01509-X/H·463

1995年5月第1版

开本 787×1092¹/₃₂

199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98千

印数 2 000册

印张 4¹/₂

定价: 5.70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日本文学史话》是已故北大东语系教授刘振瀛先生的遗作，曾分期刊载于83年2期至89年5期《日语学习》杂志上，颇得学术界好评。此次汇集成册，可为广大日语爱好者提供一本日本文学通俗读物。

该“史话”主要介绍了从日本古代到明治以前的11部传世之作。其中有《古事记》、《万叶集》、《伊势物语》、《源氏物语》、《今昔物语》、《平家物语》、《谣曲》、《好色五人女》、《曾根崎情死》、《蛇性之淫》以及芭蕉的俳句与纪行。编者在谈及上述作品时，不仅介绍写作时代、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特点，同时还有许多精辟论述。为了使读者了解得更具体，间或附以原文，并加对照译文，或加注释解说，以便使读者窥见作品原貌之一斑，使本“史话”能够雅俗共赏。本书是一本体裁新颖的通俗读物，也可使读者对日本古典文学有一个简括的常识性的了解。

目 录

小引	1
《古事记》中的海幸山幸故事与大国主神故事	2
《万叶集》中“东歌”的浓郁的生活情趣	20
情思深至的《伊势物语》	32
《源氏物语》中抒写的离愁别恨	40
《今昔物语》中的偶像破坏	51
《平家物语》中武士的鲜明形象	62
优美典雅的剧诗《谣曲》	76
“好色精神”与《好色五人女》	90
近松的“殉情剧”《曾根崎情死》	102
松尾芭蕉的俳句与纪行文	116
《蛇性之淫》与我国白娘子故事	129

小 引

对于学习外语的人来说,想要提高语学能力,除加强语言实践外,还必须不断加深对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与民族文化传统知识的了解,否则,最终是要吃亏的。而想要加深这方面的知识,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,就是多了解那个国家的文学。因此,学习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学史是**必不可少的**。但从另一种意义来说,一般文学史的写法,大都离不开对文学全貌系统的阐述,以阐明它的发生、发展的规律为第一要义。一个对日本文学原著接触较少的读者,读这种文学史,往往会产生隔靴搔痒之感。这个“史话”的目的,就是为通往阅读日本文学史架起一道桥梁。它是有关日本文学感性知识的读物,而不是正式的文学史。它没有任何框框,或就一人一事,或就一首长歌,或就一出戏剧,或就某部作品的一个章节段落,只要是在日本文学中具有一定地位而又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东西,都可纳入这个“史话”,此其一。其次,由于本刊的读者大都是日语学习者,因此,这个“史话”,虽以汉文写出,但也间而为读者提示一些原文,或用译文加以对照,或略加注释与解说,目的是使读者多少能从中窥见它的原貌。虽总的意图是如此,但做起来却非易事,不妥之处,希望同好之士不吝赐教。

《古事记》中的海幸山幸故事 与大国主神故事

1. <古事记>神话中的“渔人与猎人的故事”

任何民族的古老神话，都是以丰富的想象力取胜的。如我国古代神话“夸父追日”“羿射九日”等故事，都是凭借丰富的想象力，来幻想人与自然的关系。日本的古代神话，当然也不例外。

日本古代的神话与古老传说，收集在天武天皇统治的和铜五年(712年)成书的《古事记》(コジキ)中。这部书出于强化天皇统治的明显政治目的，将日本古代各部族流传下来的神话与传说，加以联缀、统合，并做了某些改纂，从而不免损伤了这些神话的原始面貌。尽管如此，毕竟还是它给后人留下了若干比较富于形象力的神话，开通了日本民族书面文学的先河。对于《古事记》一书的整个内容及评价，是研究日本古代神话的重大课题，不打算多所触及，这里只想介绍收集在本书中的一段有名的神话“渔人与猎人的故事”(海幸山幸^{うみさちやまさち}の物語^{もの})。

《古事记》共分上、中、下三卷。上卷是所谓“神代卷”，叙述的都是创造天地的诸神，然后将这些神^{がたり}的世系与天皇的祖

先传说捏合成一体。中卷记载了许多虚构的或传说上的天皇一族的故事，其中人物大多带有一定的神性。下卷则记叙了历史上实际存在的、天皇一族的关于恋爱、争斗等等故事，这已经不属于神话而属于古老传说的世界了。我们这里要讲的“海幸山幸”的故事，就收在上卷靠后的部分中。

日本民族，在远古时代，是从事狩猎与捕捞的原始经济，随后逐渐进入农耕社会。这段神话正是反映了由捕捞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的时期。神话中所说的“海幸”^{うみさち}就是从海洋中获取物产的意思，而“山幸”^{やまさち}则是指从山中获取物产的意思。这段神话大体是承接太阳神的子孙“邇邇藝命”（^{ににぎのみこと}）降临下界，与“大山津見神”（^{おほやまつみのかみ}）的女儿“木花開夜姬”（^{このはなさくやひめ}）结婚，生了三个儿子，“火照命”（^{ほでりのみこと}）、“火須勢理命”（^{ほすせりのみこと}）、“火远理命”（^{ほをりのみこと}）的一段神话之后开展的。故事开展后，火照命作为“海幸彦”^{うみさちびこ}即渔人出现，而火远理命则作为“山幸彦”^{やまさちびこ}即猎人出现，这说明这段神话原是流传于某一部族的神话，在“古事记”成书时，将它加进“天孙神系”中去的。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段神话的具体叙述吧：

火照命当了渔人，捕捉那些宽鳍窄鳍各类鱼儿，火远理命当了猎人，捕捉那些粗毛细毛各种野兽。一天，火远理命向其兄火照命言道：“让我们交换一下各自的捕猎工具吧。”他请求了三次，其兄都没有应允。但是，最后好不容易总算是互相交换了。这样，火远理命使用了其兄的捕鱼工具去钓鱼。但一条鱼也未捕到，反将鱼钩失落到海中去了。于是，其兄火照命向其弟索取鱼钩，说道：“用

在山上的道具，是你的道具道具；用在海上的工具，是
的工具工具。现在让我们归还各自的工具吧。”① 其弟火
远理命答道：“我用你的鱼钩去钓鱼，连一尾鱼也未钓到，
反而将它失落到海中去了”。但其兄不答应，定要索还鱼
钩。这样，其弟把身上佩戴的“^{とつかつるぎ}十拳剣②”敲碎，作了五百
只鱼钩偿还他，但他不要，又作了一千只鱼钩偿还他，他
还是不要，他道：“一定要那只原来的鱼钩。”

这样，当他的弟弟正在海边哀哀哭泣的时候，潮路神
^{しはつちのかみ}（**監視神**）来问道：“是什么原因使您这位天神的儿子哭
泣呀？”他答道：“我将哥哥的鱼钩换来，却把它失落到海
里去了。我补偿了他好多鱼钩，可他不要，他道一定要原
来的鱼钩，我所以哭泣。”于是，潮路神言道：“我为您这
位天神的儿子想个好主意吧。”于是，潮路神造下了一只兽
皮舟，请他坐上去，告诉他的道：“我顺水将舟推出，走不
多久，就会碰上一股潮水，您就沿着这股海流一路行去，
就会到达一座象鱼鳞一般、栉比连亘的宫室，那就是海神
之宫了。当您到了那海神的宫门前时，门旁的清泉边，会
有一株枝叶纷披的桂树，您坐到那株树上，那海神的女儿
见到您，就会为您想办法的。”

① 火照命向其弟索还鱼钩时说的这些话，有两种解释。原文为“山佐知も
^{やまのさけち}己が佐知佐知，海幸も己が佐知佐知，今は各佐知返さむ”。其中“佐知”
(幸)，可解释为“捕猎的道具”。也可解释为“幸福”，如从第二种解释，则这段话
可译为“猎取山中的物产，是你的幸福(本领)，捕获海中的物产，是我的幸福(本
领)，让我们还是彼此按自己的本领办事，交还各自的道具吧”。这段话中连用
“佐知佐知”，是古代语言稚拙的表现。

② 十拳剣——即有十握长的剑。“一拳”即“一握”的意思。

于是，他按照潮路神的指教，没走多久，一切果如所言。于是，他登桂树而坐，这时，海神之女丰玉姬（^{とよたまひ}豊玉比賣）的侍女，手携玉瓮来汲水，见泉中有一人影，她抬头仰视，原来树上有一极其漂亮的男子。她甚以为怪。这时，火远理命也看到这个侍女，他请求道：“请给我点水喝。”于是侍女以玉瓮舀水，献给了他。但他不喝这水，却从项上玉串解下一块玉来，含在口中，然后将玉唾入玉瓮里。于是这玉便粘在玉瓮中，那侍女再也取不下来。因此那侍女便将粘连着那块玉的玉瓮携回，献给丰玉姬。丰玉姬见到那块玉后，问道“门外有人呀？”侍女答道：“在我们泉水旁的桂树上，有一人，是个非常美貌的青年，比我们的海神爷还要高贵得多呢。他向我要水喝，所以我舀水奉献给他，可他并没有喝这水，却将这块玉唾入瓮中，我怎么也取不下来，所以就连同这块玉，给您拿来了。”于是丰玉姬感到十分蹊跷，便到宫门外来看，不由心生爱慕，四目相注。于是丰玉姬向其父告道：“宫门外有一美貌青年。”于是海神亲自到宫门外来看，说道：“此人是天神的儿子——^{そらつひだか}虚空津日高太子。”于是海神将火远理命延请到宫中来，为他铺设了八张海驴皮的坐褥，又在上边铺了八张绢褥，请他坐在上边，在他面前，陈设了一百张几案，上置各种礼物，大开飨宴，随即将其女丰玉姬匹配给他。这样，他在海神国里，一住整整住了三年。

以上是这个神话的前半部，通过这段情节的铺陈，可以看出日本神话所具有的古朴而生动的想象力。这段神话，首先以从事不同生产活动的两兄弟的矛盾为引线，引出弟弟火远

理命到达海神之宫得与海神之女丰玉姬婚配的经过。这里，值得着重指出的是，神话中没有将火远理命进入海神宫的过程简单加以处理，而是设想了一组生动鲜明的视觉形象，安排了一个曲折跌宕的情节。在玉栋珠檐的海神之宫门前，下有澄澈鉴人的清泉，上有枝叶纷披的桂树，在这样宛如如画的背景中，海神的侍女手携玉瓮，前来汲水，她不是一眼就看到桂树巅上的美少年，而是在舀水的过程中，先在泉波荡漾中看到了泉底的人影，然后才吃惊地抬头仰望，终于发现了树巅的美少年。原文在这方面的描写，虽言近古朴，但由于情节的跌宕，景物的历历如绘，给读者留下了无限遐想的余地。我们不能低估先人这种在文学形象上的创造力量，正是先人的这种创造成果，导致后世文学的发展与繁荣。其次从这段文字中，还可以看出日本古代原始口承文学中的许多特色，它不避情节描叙与人物语言的重复，这在书面文学中经常被看成是瑕疵，但在口承文学中，却起着另一种艺术效果，使人宛如倾听一个古老传说的讲叙者，在娓娓地缕述动人的故事。在口承文学中，这种频繁使用的重复手法，和古歌谣中叠句的艺术效果是不相上下的。

下边再让我们回到这一故事中去，看看接下去的情节是怎样展开的：

于是，〔有一天〕，火远理命想起当初的事来，他忽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丰玉姬听到了他的叹息于是去向其父告道：“他已住了整整三年，从未发过叹息，不知这是为了何故。”因而其父神问其姪道：“今朝听我女儿言说，‘你已住了三年整，从未发过叹息，昨夜你却发出了长长

的叹息，’是否有什么缘故？而且你到底为了什么缘故，到这里来的呢？”于是火远理命向海神仔细述说了失落其兄的鱼钩，受到其兄追索的经过。于是海神将海中大大小小各类的鱼都召到一起，问道：“是由哪个拿去了鱼钩？”于是群鱼答道：“最近这段期间，有一头赤鲷鱼，有件东西哽在喉咙里，无法吃食，每天正在发愁哩。”于是探了赤鲷鱼的喉咙，果有一只鱼钩，立即取出，冲洗干净，还给了火远理命。

于是这位海神(^{わたつ みのおほかみ}綿津見大神)教给火远理命道：“当你把这只鱼钩交还给你哥哥时，要将手反背过去，从后面递给他，同时你要口中念诵‘忧愁钩、烦恼钩、贫穷钩、愚钝钩’的咒语。而且当你哥哥种台田时，你就种洼田，当你哥哥种洼田时，你就种台田，你这样做了，我是司雨水之神，三年之间，你的哥哥一定会受穷。假如你哥为此恨你，来攻击你，你就取出‘潮满珠’来淹死他，如果他向你讨饶，你就取出‘潮干珠’来救活他，你就用这个办法来惩罚他。”言毕，海神取出潮满珠与潮干珠送给了他。于是海神将鳄鱼召到一起来，问道“现在^{あまつ ひだか}天津日高神的儿子——虚空津日高太子要回到阳世去，你们当中，谁能用几天送去，速奏寡人！”于是众鱼各按自己的身长，回禀可以用几天送去。其中有一条一寻长的鳄鱼(^{ひとひう わに}一尋和邇)道：“我可以一天送到，回奏大王！”于是海神宣旨道：“那就由你奉送去，渡海时，千万不可使太子受到惊恐。”于是让火远理命骑在鳄鱼的颈上，将他送出宫去。这样，果如所高，一天之内，就将他送还到阳世里来。当那只鳄鱼将要

返回时，火远理命解下了一只带穗的小刀，挂在鳄鱼的颈上，然后将鳄鱼放回。因此，直到现在，还将一寻鳄鱼称为“带剑神”。

于是，火远理命一切均按海神教给他的话，将鱼钩还给了他的哥哥。于是从那时以后，他的哥哥越来越贫穷，当他的哥哥又产生恶念前来攻击时，火远理命便取出潮满珠来淹他，当他讨饶时，就取出潮干珠来解救他。这样经过多次惩罚他哥哥，使他受罪之后，他的哥哥稽首请罪道：“自今以后，我誓给你这个高贵的人昼夜做守护人，来服伺你。”这样，直到今天，其兄_□的子孙_□仍在做种种溺水之状的表演，以供奉朝廷。

在这段描写中的前半部，写海神召集群鱼，追查鱼钩下落，以及赤鲷鱼吞钩后，鲛在喉咙，愁苦之状，宛如将我们带往童话的世界。而后来叙述大小鳄鱼各按身长有几“寻”来回答送还火远理命所需的时日，结果一条身长最短的一“寻”鳄鱼，只用一天的最快速度，承担起送还的任务，这种设想都是十分稚拙可爱的。结尾部分，描写了海神授计如何种田以惩罚火远理命的哥哥，这实际是反映了古代人对雨水多寡与农耕旱涝关系的认识，并把这种雨水的多寡归之于受海神的支配，其他如对潮汐这种自然现象的解释，都说明人类盲目地受自然支配、不能认识自然规律阶段所产生的幼稚的，然而却是美好的幻想。在故事末尾，火远理命的哥哥火照命，誓给他的弟弟做“昼夜守护人”云云，则是在编纂《古事记》过程中，为了强调天皇的权威，有意加进的附会之辞。在较《古事记》成书稍晚，以比较完整的汉文写成的《日本书纪》一书中，对此做了较详

细的解释：“是以火酢芹命(ほすせりのみこと)① 苗裔諸隼人等，至今不离天皇宮牆之旁，代狗吠而奉事也。”这是将担任古代天皇的警卫之职的“隼人”② 附会为火照命的子孙了。至于本文最末尾所说的“做种种溺水之状的表演”，《日本书纪》中也有一段详细的说明：“于是兄著犢鼻，以赭塗掌塗面，告其弟曰：吾污身如此，永為汝俳優者，乃舉手踏行，學其溺苦之状……自爾自今，曾无廢絕。”这也是将古代天皇政权每值“大尝祭”的节会时，隼人按例要献“隼人舞”的事实，附会到神话的故事中去了。由此一例，也可以看出《古事记》虽然保存了古老的神话或传说的素材，但在天皇敕命编纂本书时，却加进了许多附会与篡改的成分。但即使这样，它与《日本书纪》相较，《书纪》受汉文化的影响，往往失去日本神话的原始面目，而《古事记》则很少受这种影响，从而更多地保存了民族固有的文学特色。如在这故事之后，紧接着叙述丰玉姬与火远理命成婚后有娠，在临产时嘱其夫不得窥视，而其夫偷看，在《书纪》中说其夫看到的是“丰玉姬方産化為龍”，《古事记》则说“化为八寻长的鳄鱼，匍匐委迤”。一龙一鳄之差，正说明两书在保存民族固有神话上的不同态度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微小的例子，《书纪》中大量受汉文化的影响，从思想到文字，诸多矫揉粉饰，相比之下，《古事记》的文学价值就远远高出《书纪》之上了。

① 《日本书纪》与《古事记》中出现的神名，经常互有异同，《书纪》中的“火酢芹命”实即相当于“火照命”的角色。

② “隼人”据说古代居住在九州西南部的一个勇猛部族。

2. 《古事记》的原文

一个民族,如果没有本民族的文字,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学创造,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传诵之中,这就很难使本民族的文学得到发展,如果它永远停留在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上,那么它就会逐渐受到异民族同化作用的影响,也很难促使本民族文学的繁荣。从这种意义说,《古事记》一书的出现,正标志着为创造日本民族的文字,创造本民族的文学,起着奠基的作用。

《古事记》原有一篇用汉文写的序文,其中提到编写这本书时文字上的苦心。

然上古之時,言意並朴。敷文構句,於字即難。已因訓述者,詞不逮心;全以音連者,事趣更長。是以今或一句之中,交用音訓;或一事之內,全以訓錄。即辭理叵見,以注明。意況易解,更非注。

以上所说的意思,前四句是说远古流传下来的口承文学,内容质朴古拙,把它记录为文字,在没有发明出日本民族文字“假名”之前,是十分困难的。中间的四句是说,如果完全采用汉字的字义,即写成纯粹的汉文,那么用汉民族的文字来表现日本民族的生活与社会情况,必然要碰到许多汉民族所没有的事物,从而找不出恰合需要表达的文字。如果不用汉字的“字义”,只用汉字作为表音符号,那么象日语这样的语言,大部属于多音节的词汇,写起来必然冗长,不便于判读。最后的几句,是说这本书的编纂,在考虑这些优缺点及困难之后,想出的解决办法,即“音、义互用”的办法。其最明显的例子是叙述部分的基本上使用汉字的“字义”(即“训”),而歌谣部分则

全用“字音”来记录原词。但即使属于叙述部分，也不完全拘泥于纯粹的汉文，而采取了“变体”的形式，即：既非纯粹汉文，也非和文（当时未创造出日文假名，和文自然无从说起）。此外，有的地方，既使用了汉字的“字义”，又用汉字的“字音”作注，告诉读者它的日语读法。如在上述故事中经常出现“壮夫”这个词，本书的原文则附上注释：“訓壮夫云遠登古”。这“遠登古”就是用汉字音来表示“をとこ”的音的。根据这个原则，《古事记》的古写本，对于我们这里所讲的这段神话的中间一段，是用如下的汉文表示的：

於是火遠理命。思其初事而。大一歎。故豐玉毘賣命。聞其歎以。白其父言。三年雖住。恒無歎。今夜爲一大歎。若有何由故。其父大神。問其舅夫曰。今旦聞我女之語。云三年雖坐恒無歎。今夜爲一大歎。若有由哉。亦到此間之由奈何。（下略）

上文中的“思其初事而”中的“而”字，按汉文表现说来，是解释不通的，但如用和语直译法把它读作“…を思^{おも}ほして”意思就通了。同样，“三年雖坐无恒歎”中的“坐”也是费解的，但用和语来读，则“坐”读作“します”是现代日语中“いらっしゃる”的意思，这样也通了。《古事记》就是这样，它敢于打破纯粹汉文的框框，使用了新创出来的一种书写记述的方法，从而保存了日本民族自身所固有的民族语言及民族思想意识的特色，同时也为平安时期发明假名后，创造出杂用假名与汉字的“和文”，尽到了启迪与桥梁的作用，下边，让我们将后世用和文直译法将这部书解读出来的和文，为对照抄录出一段，供读者参考：

於是火遠理命^{とこにほをりのみこと}其^その初^{はじめ}の事^{こと}を思^{おも}はして、大^{おほ}きなる數^{なげき}
 一つ^{ひとつ}したまひき。故^{かれとよたまひ}豐玉毘賣命^{めのみこと}其^その數^{なげき}を聞^きかして、
 其^その父^{ちち}に白^{まを}したまはく、「三年^{みとせ}住^すみたまへども恒^{つね}は數^{なげ}
 かすことも無^なかりしに、今夜^{こよひ}大^{おほ}きなる數^{なげ}一つ^{ひとつ}爲^なたまひ
 つるは、若^もし何^{なに}の由^ゆ故^え有^あるにか」と言^{まを}したまへば、其^その
 父^{ちち}の大^{おほ}神^{かみ}其^その聲^{こゑ}夫^そに問^とひまつらく、「今^け旦^さ我^わが女^{むすめ}の
 語^{かた}るを聞^きけば『三年^{みとせ}坐^ましませども、恒^{つね}は數^{なげ}かす事^{こと}も無^な
 りしに、今夜^{こよひ}大^{おほ}きなる數^{なげ}爲^なたまひつ』と云^{まを}せり。若^もし
 由^{ゆえ}有^ありや。亦^{また}此^こ問^とに到^{いた}ませる由^{ゆえ}は奈^{いか}何^なにぞ」と問^とひま
 つりき。

3. 大国主神的故事

上边通过原著的译文，介绍了《古事记》中最美丽最富于
 形象创造力量的“海幸与山幸”的故事，下边改用介绍其故事
 梗概的方法，介绍一节与日本古代原始宗教及古俗有关的“大
 國主神の物語”

大国主神的许多弟兄，统称“八十神”^{やそがみ}①，八十神想到
 因幡地方去向“八上姬”^{やかみひめ}（八上比賣）求婚，命大国主神做
 他们的从者，替他们背行囊前往。八十神走到“气多崎”，
 遇见了卧在道旁的一只失去了皮毛的白兔，于是八十神
 向白兔说，如果要恢复原来的皮毛，就要到海水中沐浴，
 然后到高山之巅去吹吹风。白兔受骗，按他们话做了后，
 皮开肉裂，更加疼痛了。当白兔正在哭泣时，大国主神从

① 在日本，古代神话经常出现的“八十”“百”“千”等数字，都是表示数目众
 多的意思，是一种夸张的饰词，并非具体的数字。

旁走过，问明了情由，原来白兔想从“淤岐島”渡海到“气多崎”来，便欺骗鳄鱼说，要和鳄鱼比谁的族类多，鳄鱼信以为真，将同类唤来，排成一队，一直排到“气多崎”，白兔便踏着鳄鱼的背过来了。渡过之后，白兔告诉鳄鱼说“你们受我的骗了”。最末一只鳄大怒，便捉住白兔，将它的衣服给剥下来了。大国主神听后，教给白兔在清水中洗净身体，用蒲草的花粉做敷药，果然医好了白兔。于是白兔预言说，八十神求婚不会成功，大国主神虽是个背负行囊的从者，但他的求婚定能成功。果然“八上姬”爱上了大国主神，八十神大怒，决计杀害他。他们将一块石头烧红，说是被他们从山上赶下来的红色野猪，威逼大国主神去捉住它。结果被烫身死。^{み おやのみこと}“御祖命”上天，哭诉于^{かみむすひのみこと}“神産巢日之命”，于是派遣^{きさかひひめ}“蛭貝姬”和^{うむぎひめ}“蛤貝姬”下界，将大国主神救活过来。八十神又将大树伐倒，打入一个楔子，让大国主神走进裂口，然后抽去楔子，将他夹死。这次又是御祖命将他救活，让他到^{ねのかたすくに}“根堅洲国”^{すきのもの}“须佐之男命”^{みこと}①那里去避难。在那里，他与须佐之男命的女儿^{すせりひめ}“须势理姬”相爱成婚。其父须佐之男命使大国主神先后睡在蛇室、蜈蚣及蜂室里，但都因须势理姬授与他领巾，毒虫来咬他时，他挥动领巾，得免于难。于是须佐之男命又将鸣镝射入草原中，命大国主神去寻回。须佐之男命将

① 此神在《日本书纪》中，汉字作“素戔鸣尊”，其读法与“须佐之男命”同。此神的故事，在上卷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关于此神的解释，有种种说法。作为自然神，它是“暴风雨”的化身，作为人格神，他又是英雄神的化身。也有一种说法，认为他是出云部族首领的形象化。